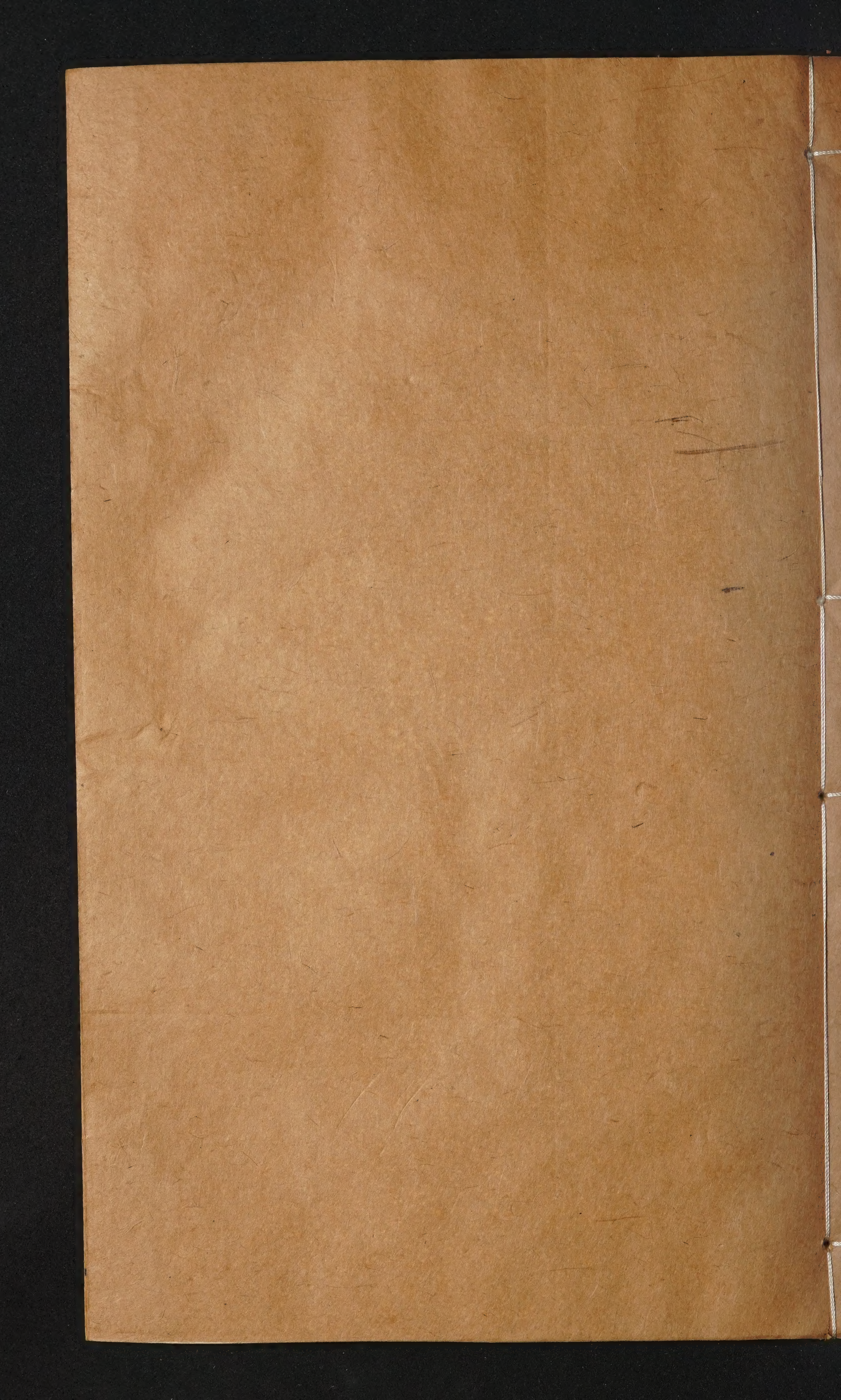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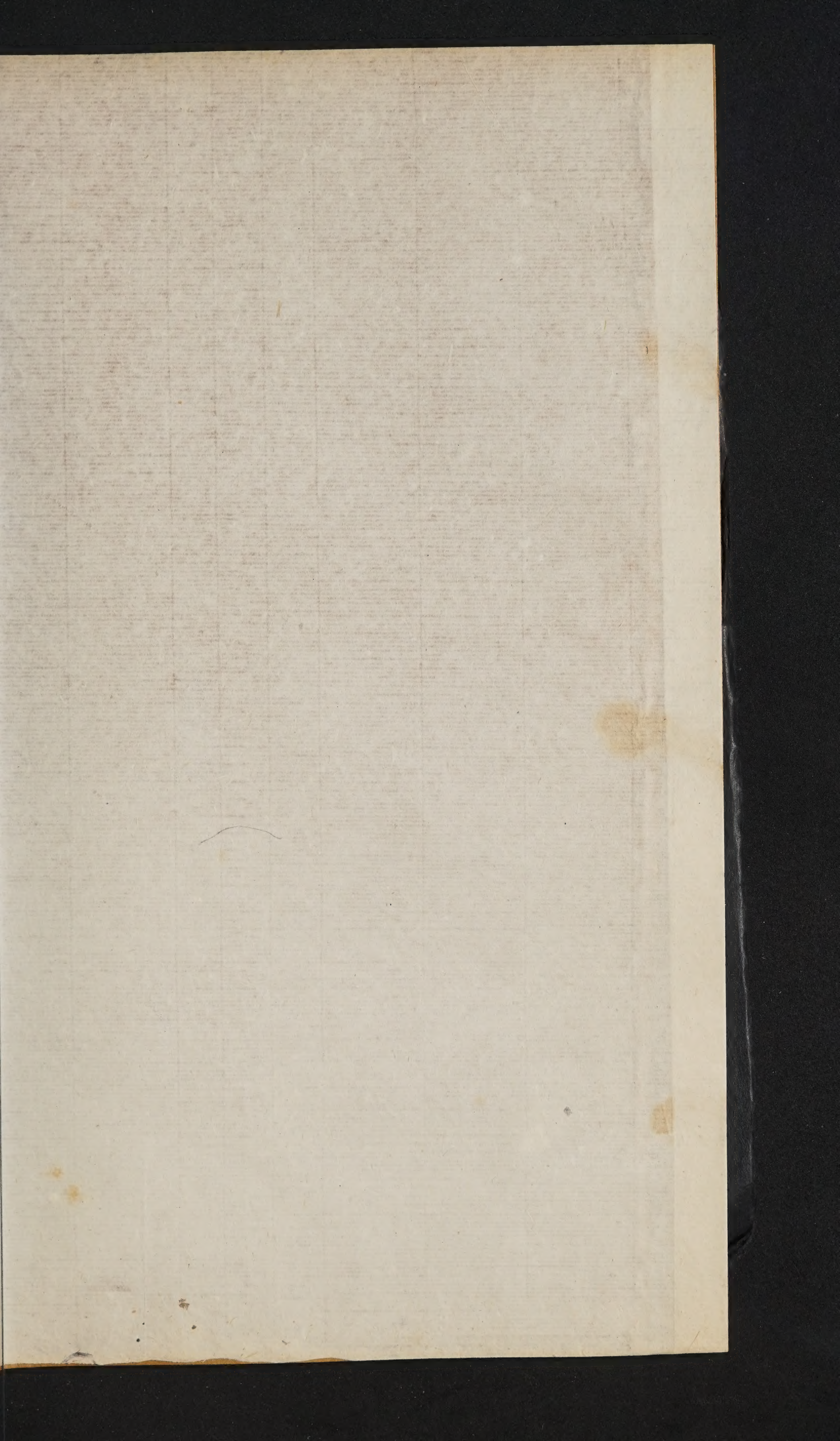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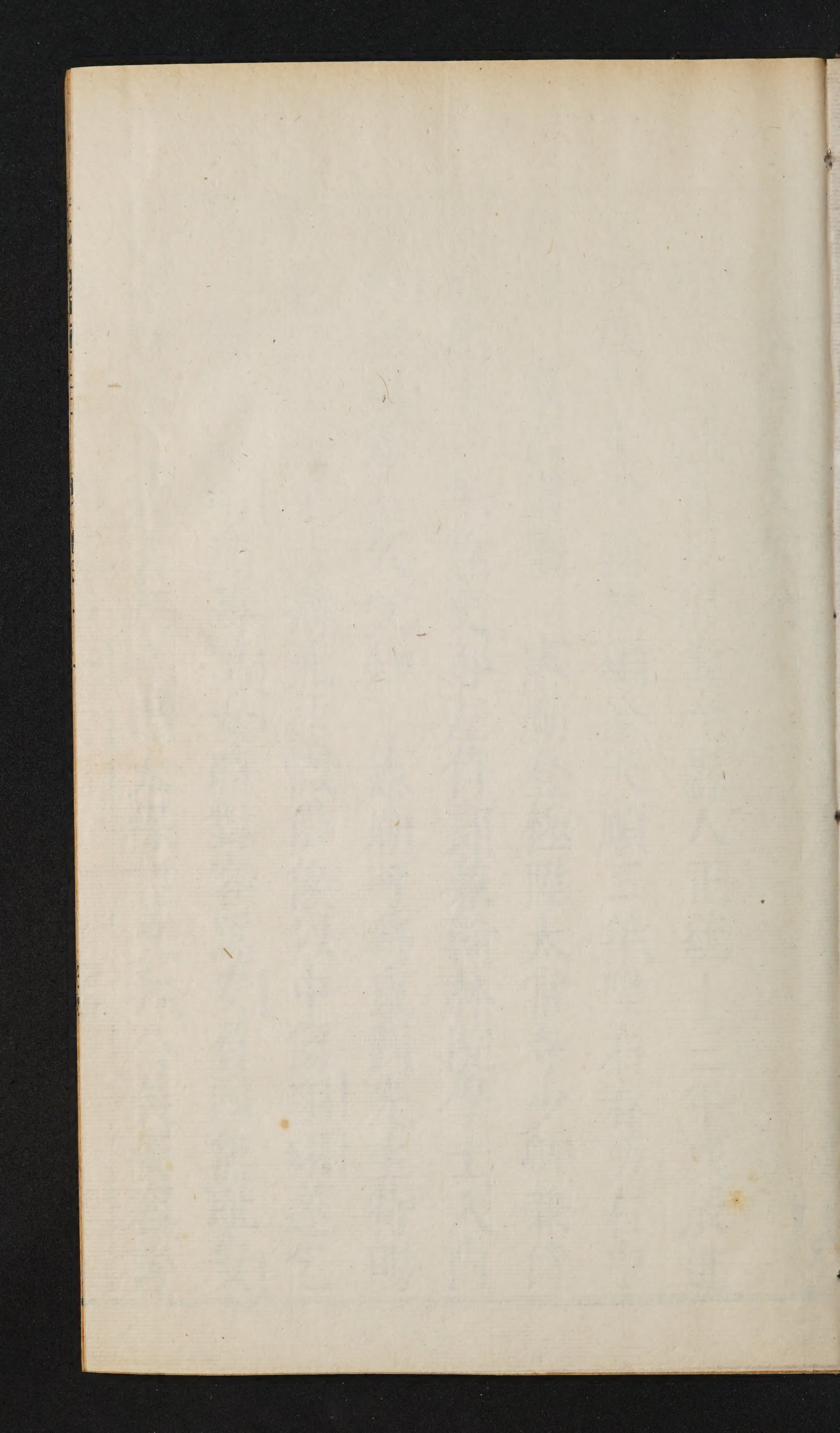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珝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　東宮講讀　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珝在講筵甚久受知　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搆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珝珝遂乞休　詔允之珝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諡文和公美姿容善

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客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内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與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爲伍唯公立爲　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以祀公

閤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珝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珝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昴表其里曰仁孝豈卽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

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　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同輔政、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

數數稱善而已、　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宮府、必欲創抑近侍之權、復　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欷、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

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　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
府傚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
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
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
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
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
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
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

聖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
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
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
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
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
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
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
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
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　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　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　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

其官，謫罰米，　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
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
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
曹，權在人主，迨　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
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
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
深遠哉，弘治間，　孝宗皇帝即位既久，勵精思治，登
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

華容洪洞浮梁諸公勠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 敬皇帝崩 武廟即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

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
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
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狥故舊者、僅
僅健一人耳、李秃翁曰、故舊雖不當狥、人才尤不可
棄、文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
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
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
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

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决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
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
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愼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
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
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

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勑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勑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　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　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辛巳　世宗登極臺諫[illegible]

疏薦遷乃遣行人齎　勅存問迪起叅議不復任齡
林遷遣子正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
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佩齎　勅起遷於家時
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决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

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己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三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

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
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
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
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
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
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勑
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纍實

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恕衆疑出丘意李禿翁曰非丘嗾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當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卒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

儒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既爲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抉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燒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

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秃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外矣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内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與（不知愛才若可笑乎｜笑人者）同濬輒怒捽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可｜笑乎）



大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

順天鄉試舉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勑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揜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如

近日如遣使事可類推

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
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
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
疏救、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
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
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
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
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

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月、有
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淸寧宮成、又召
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讃、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
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上命東
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
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

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肯從中出畧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

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彧、忤瓘、荷校、東
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
夏旱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録瓘等過
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瓘
等而詰何人所為、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者、出
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
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
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
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瓘

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

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

大學識

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鎭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鎭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鎭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

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
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
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
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
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
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葢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
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
理勝足以服之
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
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會實

錄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
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
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
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
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回則僞者
須有根據
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
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
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
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

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　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　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謟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廷成福以刧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得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巳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幷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
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
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
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
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
和培植國本則六氣[illegible]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已

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
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
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
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
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
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
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
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
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

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都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追令擬票去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

不便甚透徹

出京驍入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

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内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勑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江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

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歉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恂恂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

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之行價不價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

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之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況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貴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愼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

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　上所信任、密奏朝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

用提督西厰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
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死、由是
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
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
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
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
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眞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

祔掌司禮監印決大政焉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求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勑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擬寫且舉

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李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邃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呑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

若爲宮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

紫要

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

附事

泰陵稱忠勤　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

濤謹厚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頏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

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侍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大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

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媕阿鰲沮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鰲歸乃屏謝紛囂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茲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獝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蹈其所至葢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祟居閒十餘年

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議論純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闊略如是、甚矣

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雜詩文之類、

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遣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

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
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
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
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
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
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
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

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
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
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
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
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
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
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
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
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

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葢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猶恨惟　陛下[illegible]

聖祖近法　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

贈太傅謚文恪鏊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議

何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
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
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
弊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
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
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
相及政事行移全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
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

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湮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閭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按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

追論除名廢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
横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
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
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閹永大臣改事
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
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
歸　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
太保謚文端

